

书 品

(2007年第1辑)

徐俊 主编

中华书局

2007

编撰摭谈

- 杨牧之 《编辑艺术》前言及再版后记 1
- 黄 克 回味是美好的
——参与创办《文史知识》纪事 4
- 余 喆 风华正茂的歌声 11

序跋录

- 叶嘉莹 “迦陵说诗”系列序言 16
- 祁龙威 《张謇日记》笺注后记 21

评书论学

- 虞万里 《方言》研究史上的丰硕成果
——读《扬雄方言校释汇证》 30
- 宋家钰 《天圣令》：中国古代法典的“世纪性发现”
——写在《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出版之后 35
- 李兴斌 出乎其类 拔乎其萃
——评李零新著《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38
- 陈延嘉 创发新义 治学严谨
——读《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 44
- 贾二强 寓读于藏 以微见著 51
- 潘建国 应该重新评价马廉的学术史意义
——《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读后 58

陆 林	读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	62
胡 鸿	《丹尼斯·赛诺内亚研究文选》评介	67
张淑琼	《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学记	73
王小盾	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	

——略谈《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学术背景和意义 76

欧阳红 林增平和《林增平文存》 80

刘宗汉 读新版标点本《楹联丛话》 87

读书札记

向志柱 《玄怪录》新校本与《稗家粹编》本异文 91

汪兴和 点校本《元和郡县图志》校勘补正

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 7

陈垣先生《标点旧五代史问题》

书苑撷英

中川忠英编著《清俗纪闻》 吴冠中著《皓首学术随笔·吴冠中卷》

季美林著《佛教十五题》 朱德慈著《常州词派通论》

新书预告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86

《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 66

主办单位：中华书局 主编：徐俊 副主编：沈致金

编辑：《书品》编辑部 责任编辑：梁彦 林玉萍

邮编：100073 地址：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电话：(010)63458226 传真：(010)63458226

印刷：北京未来科技研究所印刷厂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代号:1369BM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内代号:18—206 国内发行: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

网址: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shupin@zhbc.com.cn

[编者按]1981年创办的《文史知识》杂志,两三年间就每期发行20多万册。创刊三年时,应读者的强烈要求,居然把已出的刊物全部重印。这在中外期刊史上亦属空前。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史知识》奇迹”或“《文史知识》现象”。《文史知识》的成功,与当时“文革”结束后不久人们的阅读需求相关,也离不开办刊者的编辑思想和辛勤付出。二十余年过去了,这一“奇迹”或“现象”仍在打动和吸引着我们。为此,我们特转载当年主持编辑工作的杨牧之先生所撰编刊心得——《编辑艺术》一书的“前言”和“再版后记”,并请创刊初期任职于《文史知识》编辑部的黄克先生、余喆先生撰文,与大家共同追忆当年美好的岁月,总结成功的经验,探索今后的发展。

《编辑艺术》前言及再版后记

● 杨牧之

前 言

在《编辑艺术》排印之际,我还想说几句话。

本来这本书的一些篇章在刊物上刊出的时候,起名“编辑随笔”,因为文章写的是我做编辑工作的点滴体会,所以这个题目还是名副其实的。这次成书,把书名定为“编辑艺术”,我是经过再三考虑的。我做编辑工作虽然已有二十余年,但不论是个人的学术修养,还是从编辑实践的结果来看,都差得很远。点滴体会,哪里就谈得上是论说“艺术”呢?像《编辑工作二十讲》、《编辑学概论》

那些前辈之作，才真正是编辑艺术的论著，令人叹服。但我还是把这本小书定名为“编辑艺术”。我是想，编辑工作并非业外的一些同志那样的看法，也不是一些编辑同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那样的评价。我认为编辑工作是一门艺术。你想想，要让天下的英才在百忙之中抛下他务，为你作文；要把文章组织好、安排好，让天下读者爱看你编的书、编的刊物，这没有点“艺术”，做得到吗？要把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明，万千知识，像春雨一样滋润广大读者的心田，在空白版面这一大片“荒芜的土地上”建筑起赏心悦目的“高楼大厦”，没有点“艺术”，做得到吗？我虽然没有做到，但我热爱这项工作，我是把它作为一门艺术去追求、去探索的，也希望我的同行们把编辑工作作为一门艺术去追求、去探索。这就是我不揣浅陋将这本书定名为“编辑艺术”的缘由。

应该说，写在这本《编辑艺术》中的一些经验，并不是我个人的体会，它是《文史知识》编辑部的朋友们的共同体会。《文史知识》编辑部，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一个集体，它朝气蓬勃，它不断追求。这些青年朋友的努力集中到一点上，可以这样概括：要把编辑工作当做一门艺术去追求，首先要把编辑工作当做一项事业去追求。写书的是作家，画画的是画家，但如果没有编辑，他们的作品是难得以那样漂亮的面孔、那样高的质量问世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一部好作品问世，除了作者的才能和辛劳外，其中也凝聚着编辑人员的心血。编辑工作是向广大读者输送好书的工作，编辑是让读者从读书中得到精神陶冶、艺术享受的人。从事这样的工作，做这样一个人，难道不足以自慰吗？

所以，与其说我这本书谈了一些编辑工作的体会，不如说它表达了一个编辑的心愿：把编辑工作作为一门艺术去追求。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有首诗常给我以鞭策，他在《飞鸟集》中写道：

“可能”问“不可能”道：

“你在哪里？”

它回答道：

“在那无能为力者的梦境里。”
愿以这首诗与我的同行们共勉。

再版后记

几个月前，中华书局的朋友跟我说，希望把《编辑艺术》重印一遍。我没有同意。后来，他们又来谈，说有不少青年编辑辗转借到一册，整本复印，我听了大为感动。

这本小书中所谈的十五个问题，不过是当年我在编辑《文史知识》时的一点体会，也可以说是编辑部的朋友们共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今天看来已经很不够，也许只能当作一种历史来看了。不过，当我检出前辈们给刊物的题词，尤其是看到往日创业时的照片，那些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心无杂念的纯真的脸庞，那些青春的岁月，一一回到眼前。

这里还要提到支持我们的两位前辈。一位是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经理王春，一位是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编辑李侃。李侃同志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需要，发起创办《文史知识》，订定宗旨，明确方向，居功至伟。王春同志全力呵护，扶持成长，让人怀念。正是他们把握了时代脉搏，才有《文史知识》的诞生与成长。

回忆往昔岁月，让我感慨丛生。

什么是生活？有人曾经说过，生活就是梦想和兴趣的演出。这话我很欣赏。我们为了明天的梦想，曾放弃了无数的诱惑；我们为了我们的兴趣，曾奋不顾身地工作。——我十分相信，这是当年《文史知识》的朋友们，今天仍然坚持的信念。

我们的工作好比是一块砖，让后来的同行踩着它前行。我们要无愧于我们的志向，无愧于自己的梦想。

（《编辑艺术》，杨牧之著，中华书局 2006 年 10 月，38 元）

回味是美好的

——参与创办《文史知识》纪事

● 黄 克

牧之送我他的新著《编辑艺术》。

牧之的文笔一向平易而潇洒，引人入胜；这次因为行文多涉《文史知识》，所以读来尤觉亲切。

本人拙于做，懒于思，无能探讨什么编辑的艺术。虽说毕生从事编辑生涯，编书编刊也做了一些事情，却如“黑瞎子掰棒子”，只忙于过程而少于归纳，故而在牧之兄敏于思考勇于探索面前只能是自惭形秽。牧之研究创办《文史知识》的经验已经十分全面了，我作为他的合作伙伴很难再有什么补充和发挥，不过，回顾创业之初的艰辛，并肩协力的默契，倒也思潮起伏，其乐融融。

—

我和牧之都是1972年参加当时刚刚恢复的中华书局工作的。他是从干校回到中华，我则是从剧协分配到中华，都编在当时的文学组，始而编“活页文选”，继而与工农兵三结合，一起“评法批儒”，注释法家著作，分工尽管不同，一样地全身心投入。或编或写，虽也免不了蹈袭“两报一刊”的观点乃至语言，但具体注释起古典原著来，则又小心求是，不敢妄加判断，肆意发挥。受命于领导，老实做编辑而已。至于命运安排，机缘凑巧，有了不同的走向，又岂是我辈小小编辑自己所能左右的呢？

拨乱反正，中华和商务分署办公之后，牧之调到总编室去编“古籍整理简报”，我仍在文学编辑室看书稿，工作逐渐步入正轨。1980年下半年，总编辑李侃同志突然把牧之和我找去，给我们布置了个新任务：办个普及性刊物，定名为《文史知识》。刊名已经明明白白，因而也没有提什么更多要求。

总编大人的信任，没有让我们为难，反而油然而生一种创业的冲动。在我们看来，历经十年文化浩劫，文史知识也出现了一代的断层，如何兴废继绝，把被惨遭扬弃、扭曲的古代文化重新拾掇、匡扶起来，是专事古籍整理出版的中华书局的责任，也是我们这一代“文革”前培养的年轻文史工作者的义务，所以《文史知识》确立的知识普及的方向应该是大有可为的。牧之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出身，干起来自可驾轻就熟，而我却还缺着这门功课，尚需从头学起。我甚至想，这个刊物办好了，可以成为培养古籍整理专业人才的启蒙读物，我也可以干中学了。这样的考虑就决定了《文史知识》的读者对象，应该是中等偏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具体来说，就是当时的大学生和中学教师。

明确了读者对象，也就相应地设想了一些栏目。只是闭门造车，总不能如意，这时亟思参照同类型的刊物，以资借鉴；眼前又没有，于是想到了当年余冠英先生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于是我们走进了朝内大街203号那座著名的社科院宿舍，推开了余冠英先生家的风门。

余先生是位十分平易近人的学者。话题就从他当年搞的《诗经今译》开始。他说：解放初，基于给苏联老大哥提供中国古典名著普及读物的需要，科学院布置，我们做了分工，郭沫若搞“楚辞今译”，我就搞起了“诗经今译”。《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其实就是流行于春秋各国的民间歌谣，所以我的白话今译的工作也就借鉴了民歌的传统，力图做到通俗易懂，体现民间文学刚健清新的风格。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好，不仅专家认可，广大青年学生也特别喜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们从余先生的谈话中竟得到了一

种启发,那就是专门家写通俗文。余先生是专治汉魏六朝文学方面的权威,但是“国中属而合者”并不多,倒是他的《诗经今译》为他获得了偌大的名声。犹如周振甫先生之治《文心雕龙》少为人知,但他的《诗词例话》却为许多青年学子所熟读。专门家撰写知识性读物,没有专门著作那样的深奥,然而以其权威性所做的知识普及工作却更容易得到年轻人的信赖,成为莘莘学子的良师益友。组织大专家撰写小文章,这不正是我们创办《文史知识》所应遵循的宗旨吗?我们的思路豁然开朗。顺便提一下,余先生此后就一直关心《文史知识》,不久交给我们一篇《诗经今译》的新作,译注的是《国风》中的《株林》一篇。

具体谈到《中学生》,我们问到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个栏目“文章病院”该怎么搞。余先生说,关键是选好有典型意义的“有病文章”,才能给青年读者以匡谬正俗般的指导。我们正愁找不到这类“病文”,恰恰这时,白化文先生拿来了自己的一篇经过叶圣陶老人修改过的文章。叶老修改处,工整细致,一丝不苟,本身就是珍贵的文献。

白先生学识渊博,其时正在往母校北京大学调动。他又是个热心人,《文史知识》草创时期贡献尤多,他拿来“有病文章”现身说法,颇让我们感动。其实他写的是一篇探讨青铜器的专业性很强的文章,曾请叶老审阅,叶老也字斟句酌地做了修改。后来文章在《文物》上发表,而叶老的修改稿也就保存了下来。现在拿出来昭示天下,虽其间并无鲁鱼亥豕之类的小误,有的也不过学术问题的商榷,但白先生敢于拿出来,其勇气也是令人佩服的。即或如此,也还需要征得叶老的同意,于是我们将原件先行寄出,然后跟牧之一道如约到东四八条叶宅去拜望。

是叶至善先生把我们引进房间的,随即从后屋请出叶老。那是多么慈祥的长者啊,一边让着两位年轻的编辑吃茶,一边把已重新阅过的他当年修改过的文章交给我们,并表示只要原作者同意发表,他是没有意见的,还让我们代向原作者致意。看来他也挺欣

赏原作者的勇气哩！浓重的乡音，我们听起来有些吃力，亏得一旁的叶至善先生代为翻译解说。这就是发表在《文史知识》创刊号上的《叶圣陶先生对〈青铜器浅谈〉一文的修改意见》。惜乎像这样大家改名家的文章太难找了，因此这一仿效“文章病院”的栏目，也就虎头蛇尾，难乎为继。

二

从受命就确定了第二年出刊的期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使出了全身解数，动员了自身所拥有的全部人力、物力资源。所谓“人力资源”就是师友关系。牧之出身北大，“资源”当然雄厚，北大也就成了我们跑得最勤的掘金宝地。大家不妨翻翻前几期的作者队伍，以北大、北师大、南开为多，《文史知识》几乎成了四十年后“西南联大”的同仁刊物。至于所谓的“物力资源”，则是我们的自行车，在书局当时只有我和牧之的坐骑是永久牌 13 型锰钢自行车。当时个人家中安装电话还不普遍，所以组稿、办事，不论远近，都靠骑车；那时也没有留饭的习俗，完事就走，一般半天就把任务跑回来。以去北大为例，从王府井大街 36 号骑到北大南门，算了算，即便是寒冷的冬天也不过 52 分钟。一路上边说边笑边擘划，那是挺愉快的事。

正因为倾力为之，所以我们对创刊号也倍加珍惜，精雕细刻，特别用心。牧之请了中央党校教务长宋振庭和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两位重量级人物撰文，在创刊号上为《文史知识》鼓吹。而第一篇“治学之道”就是业已定居北京的词坛宗师夏承焘先生的《我的学词经历》。在该文的“补白”部分特别选了《列子·汤问》中的“薛谭学讴”的故事，包括了正文、今译，并附以结合夏老文章精神鼓励青年学子刻苦治学，切莫浅尝辄止的“小议”。这种利用“补白”选择有关笔记加以译评竟一度成为《文史知识》的定式，不仅充分利用了版面，也能给学生以小启示。听说当年的高考试题有两则笔

记就是《文史知识》的“补白”中引用过的，成了《文史知识》的新卖点。这既在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的事了。

封面设计我们请了商务印书馆的青年美术编辑范贻光同志，希望他能突出刊物兼顾文史的特点，搞出点新鲜样儿。最后他设计出一个四方图案，四角选用四块瓦当造型，分别标识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图象，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图腾，它蕴含了东、西、南、北、左、右、前、后等方位性的丰富文化内涵，似乎可以借以体现《文史知识》的文化遗产。这个封面虽嫌板了一些，但寓意宽泛，颇耐琢磨，可谓别出一格。我们特别利用补白，据以介绍了有关的文化史知识。

《文史知识》第一期试刊号是通过新华书店经销的（从第四期起交邮局发行），出版消息一经“京所通讯”刊出，我们就一再打探全国各地的征订情况（发现人口大省山东征订上来的数字不理想，我还专程跑到济南省店去做工作），最后报上来的订数竟有十万之巨，我们着实兴奋了一番。而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俞明岳同志竟慷慨解囊，自费购买了500册，分送亲友，广为宣传。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说起：我通读了一遍，这个刊物办出了中华书局的特色，除了平实知识性介绍，像“文学史百题”、“历史百题”（这是我们借用当年《中学生》上的栏目）、“怎样读”之外，还敢碰学术界的尖端话题。他指的是罗宗强的文章，文章巧妙地以郭老前后两篇观点相悖的论著的题目作题目，成《诗歌史上的双子座——李白与杜甫》，反驳了扬李贬杜的错误观点。俞明岳老人是《文史知识》创刊号的第一个热心读者，也是第一个积极的订阅者，给我们以极大的信任和鼓舞，在《文史知识》创办史上是应该记上一笔的。

当然，最浓重的一笔应该记在李侃同志的头上。是他做出的决策，让中华书局走出高贵的学术殿堂，视普及文史知识为己任，使一个从事古籍整理的专业出版社更贴近青年学子，从而扩大了书局的影响。李侃同志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对他的专业我知之不多，只看过他撰写的呼应社科院黎澍同志对十年动乱祸害

学术的反思文章，振聋发聩，受到启发。创办《文史知识》是否也是在反思后的举措呢？我不得而知。不过，他的领导方法还是挺让我们感佩的，那就是大胆放手，充分信任，即或碰到问题也是多方支持，鼓励有加，从无挑剔责备之事。名至实归，不少场合人们都称赞他主编的《文史知识》办的好，他总是谦称：我没做什么事，我只是选对了两个人，让他们放手去做。一次他提起，民族学院的贾敬颜教授（辽史专家）劝他不要“与民争利”，他对我们说：这事跟你们无关。中华书局怎么就不能走出去呢？走出去了，扩大了影响，怎么能说是“与民争利”呢？人说领导的艺术就是出主意，用干部，李总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三

其实，我在《文史知识》只干了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光，干到1982年改为月刊的第3期就离开了。李侃同志找我说，我是把你从文学室借来的，当初讲好借一年，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人家几次来催，再拖就说不过去了。当其时，牧之主持工作已很得手，编辑部人员也陆续配齐，于是我又回到了文学编辑室程毅中同志的麾下。

在《文史知识》的时间尽管短暂，却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比如创办之初，除牧之和我外，只陆续调进余喆和华晓林两位帮手，刊物的一应杂务全由他们包了。我们还一道用自行车驮着刊物到甘家口物资礼堂，周振甫先生在礼堂里面给电大学员讲授文史知识，我们则在礼堂外面利用学员课间和下课的空隙，于簇拥中叫卖《文史知识》，那也是一种豪情的抒发啊！我们还联系发行部派车到北大、人大去售书，除了《文史知识》，也带上书局别的出版物。大学学子争相翻看，踊跃购书的场面，也为校园平添一景。中华书局送书上门，似乎还是《文史知识》的青年人首创的呢！

《文史知识》不仅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也得到专家学者的青

睐。记得北师大教授刘乃和先生，不仅积极为刊物撰稿，还说：《文史知识》我每期必看，它对一些资料的爬梳整理很实用，我开“中国通史”课用得着，省了不少查找的力气。

一次我们还接待了一位稀客，那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何满子先生，他造访中华书局，特别爬上五楼来看我们。我和牧之热情接待了他，并请他到隔壁萃华楼午餐。何满子先生是治古典小说的专家，他那关于《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观点一出，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议。他对《文史知识》的创办鼓励有加，说到兴处，呼酒豪饮。我们当时尚不会饮酒，然听到前辈奖掖，也似饮到了甘露。

还记得一事。一日，来一读者送稿，自称新华社摄影记者童大林，稿名《阳关之谜》，说是沿长城拍摄所得。这是颇为警人的题目。阳关，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王维那著名的诗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即指此。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宋代以降就不在国人的视野之内了，成了千古之谜。文章作者经多年多次实地考察，终于确定了这座文史古迹的方位，就在敦煌西南方向。随文附有一张照片，竟是广袤无垠的漠海中的一座土丘。文中的考索无疑是确实的，只是作者常年在吉普车上劳顿，于行文上不甚讲究。我们请刚调来的四川佬儿刘良富同志先行动笔修改，我也动笔润色之，又经作者过目，终于在“文史古迹”栏目中刊出。旋即被《新华月报》全文转载。据说这种转载，不论当年抑或而今，都被报刊视之为不小的荣誉哩！

凡此，都说明《文史知识》在专家、学子中间，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都在逐渐扩大着。

牧之之于《文史知识》，尽心尽力，确实具有艺术性的讲求，贡献巨大。他主持工作，总能做到时进时新，终使《文史知识》成为同类刊物之中的翘楚，并成就了他的名著《编辑艺术》，那已经是水到渠成的后话了。我的美好回味也就到此打住。

2007年新年于红北诚斋

风华正茂的歌声

● 余 喆

时间过得真快，冬去春来，花开花谢，转瞬间离开《文史知识》快十七年了，每当在永夜灯下，对着披霜的双鬓悠悠地回想，仿佛自己又骑着自行车，车后架上夹着刚刚编成的新一期《文史知识》稿件，嗅着景山故宫两旁那淡淡的槐树花香，驶向印刷厂……

我是1980年10月份调到《文史知识》工作的，开始只是做一些杂务（那时《文史知识》人手很少，实际编辑刊物的杨牧之、黄克先生，一位在总编室，一位在文学室，所以当时我既做秘书，负责稿件收发，来信回复，又管校对，同时跑厂），后来在牧之、黄克二位先生教导提携之下，逐渐学着做一些编辑工作，一直到1990年离开。所以说我只是《文史知识》初期的一个亲历者。《文史知识》创刊两三年间就发行20多万册，创下了奇迹；《文史知识》创刊而掀起了全国“雅好文史之风”；《文史知识》引领上世纪80年代“文史时尚”的“巨大成就”，早有广大读者的认同和专家学者的评论在先了。我只是拉拉《文史知识》的“家常”，为其做个注脚。

一个成功的刊物，必须有一个团结奋斗、努力向上的编辑集体。当年的《文史知识》，可谓是“少壮派”，年龄最大的黄克先生40岁出头，牧之先生37岁，余下诸位干将清一色的未超过28岁。大家都是怀着同样的信念，都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心无杂念地努力工作。《文史知识》创刊两三年间，就发行到20多万册（最多一期30万册）的“奇迹”，不知大家付出了多少心血和辛劳。

当时我们的“促销手段”多种多样。一是杨、黄两位先生利用讲课机会，无处不在地宣讲《文史知识》、宣传《文史知识》。上世纪80年代初，大众好学之风正盛，各种业余大学应运而生，二位先生被许多学校聘去讲课。记得牧之先生受聘到北京崇文区业余大学讲古代文选，他开场便讲《文史知识》。黄克先生为集邮协会发行《西厢记》邮票做一个《西厢记》的讲座，也侃侃而谈地宣讲《文史知识》。终于有一天，《文史知识》上了“立体媒体”，当时中央电大的主讲老师褚斌杰先生力邀牧之先生在电视台讲司马迁《报任安书》，此为《文史知识》与电视结缘之始。

二是到各大院校召开读者座谈会，编辑部两人一组，分头出击，到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开座谈会，对象为大学文科青年教师、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奉送刊物，征求意见，以扩大影响。十几年后的2003年，我到南京，已是一家出版社副总编的一位先生，劈头就叫余老师，说当年在南京师大读书时，你和陈仲奇（原《文史知识》编辑，现在日本）在钟陵老师陪同下，给我们开过座谈会，当时能参加《文史知识》的座谈会好荣幸啊！数人相视大笑。

三是到各种讲座会场去展示、销售《文史知识》（当时无“签名售书”的营销手段真是遗憾，否则以《文史知识》作者的“名头”，若是“签售”，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记得一次阜成门外“物资部礼堂”有一个古代文学讲座，得到消息以后，黄克先生、胡友鸣和我三个人，一人一辆自行车，顶着夏日正午的太阳，每人带一包《文史知识》去现场售书，没用20分钟全部售光。回来时，见路旁一小饭馆正卸罐装啤酒，我们三人跑进去，一人一升啤酒，痛快淋漓。黄克先生至今还说：“从那日起，凡二十年，未曾再饮如此之畅快啤酒矣。”真是苦中有乐，其乐也陶陶。

一个成功的刊物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文史知识》的作者队伍可谓“群星灿烂”、“群星荟萃”：夏承焘、朱东润、郑天挺、余冠英、周祖谟、缪钺、林庚、陆宗达、刘叶秋……。可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文史知识》有了这批令人高

山仰止的专家学者为自己的作者队伍,有了这些“大专家”写的“小文章”,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得以沛然而兴。80年代的文史哲大家大多在《文史知识》上发表过文章,一时成为“时尚”。十几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对这些前辈专家学者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不算“文革”十年革了文化的命,改革开放至今也已三十年了,这数十年间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是只有文化学术的传承难以撼动。如今国学的回归、《于丹〈论语〉心得》一月之间销售百万册、创刊二十多年依然以其独有的特色和朴实无华的风格拥有数万读者的《文史知识》就是实证。原因何在?考究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像《文史知识》的作者这样一批孤守读书人情操志节,终生致力于文化学术薪火传承的令人景仰的学术前辈。

当年牧之先生、黄克先生经常带着我们去拜访那些老一辈的专家学者,记得经常去的是朝内大街社科院文研所的宿舍大院,那里住着一些当时是“超一流”以及后来成为“超一流”的学者,如余冠英、陈友琴、蒋和森……。牧之先生曾经带我去拜访蒋和森先生。事前牧之先生告诉我,蒋先生是一个才子,同时又是一个“苦吟”作家,年轻时一本《红楼梦论稿》名扬天下,转而又研究唐代文学、研究杜甫,近来又进行文学创作,用功甚勤,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由于蒋先生是夜间工作上午休息,中午11点半我们才去拜访他,蒋先生和牧之先生二人相见,惺惺相惜,谈得颇为投机,谈话后不久所约的稿子便如期而至。当时,我在旁边聆听二位的谈话,觉得蒋先生是如此的瘦削,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许多,暗叹笔墨生涯是如此的磨人。自那天起,我四处奔走购买蒋先生的《红楼梦论稿》,蒋先生从此又多了一个“崇拜者”。

后来,在牧之、黄克先生的具体教导扶持下,自己也能独立去拜访作者组稿了。印象最深也最难忘的就是去拜访宗白华先生,那确实是一次美的陶冶和心灵的震撼!那年冬天,为“怎样欣赏古典诗词”栏目组稿,我去拜访宗白华先生。宗先生住在北大未名湖